

◇闲话文人

王 凯

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



梁实秋

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很有意思,两人是不打不成交。

1923年7月,当时刚从清华毕业的梁实秋在《创造周报》发表了一篇评论冰心新诗的文章《“繁星”和“春水”》,他在文章中说道,冰心虽然是一位天才作家,但她的才华在小说而不在诗,她的诗缺乏情感,是说理的“概念诗”,像《繁星》《春水》这样的诗,不过是将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,用几个美丽的词句调度一番而已,在诗国里终归不能登上大雅之堂。半个月后,梁实秋与冰心同乘“杰克逊总统号”邮轮去美国留学,在船上两人第一次见面。寒暄过后,梁实秋问冰心:“您到美国修习什么?”冰心说是文学,随之也询问梁实秋的专业,梁脱口而出:“文学批评。”话一出口即觉不妥,自己刚刚批评过冰心,现在又当面说出什么“文学批评”的话来,自然有些不合时宜。好在冰心没有生气,冰心长实秋两岁,看来有些大姐的气度,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到美国后,梁实秋、顾一樵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剧院公演中国传统名剧《琵琶记》,梁实秋饰蔡中郎,冰心饰宰相女,冰心同学谢文秋饰赵五娘,按剧中情节,是宰相女看上蔡中郎,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。饰演赵五娘的谢文秋活泼可爱,是梁实秋他们这群男生心中的女神,由于梁实秋与谢文秋在戏中做了一回夫妻,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借此打趣,许地山就曾在给顾一樵的信中说:“实秋真有福,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。”后来谢文秋和同学朱世明订婚,冰心专门写诗调侃实秋:“朱门一入深似海,从此秋郎是路人。”谁知梁实秋对“秋郎”这个名字一见倾心,非常喜欢,便用它作了笔名。

抗战爆发后,冰心也来到大后方,先在昆明,后来到重庆郊外歌乐山居住,距梁实秋所在的北碚有几十里路程,梁实秋常借进城之机去探望冰心,有一次梁实秋路过歌乐山来不及去看冰心,冰心听说后专门写信“兴师问罪”：“山上梨花都开过了,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,光阴过得何等的快!你近来如何?听说曾进城一次,歌乐山竟不曾停车,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。”多年以后,梁实秋在台湾去世,冰心伤心地忆起了当年的往事:“七七事变后,我们都到了大后方。四十年代初期,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。他(指梁实秋)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,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,能够静静地坐几个小时。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。我记得1940年我们初到重庆,就是他和吴景超(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)的夫人业雅,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。”

正如信中所言,冰心也是雅舍的常客,因为北碚有她太多的同学和朋友。1940年冬冰心到北碚作客,雅舍自然又是一场欢宴,饭后冰心在梁实秋的留言簿上题字留念:

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,不论男人或女人。花有色、香、味,人有才、情、趣,三者缺一,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,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……

冰心的留言引起了在场男士的“愤怒”,顾一樵说:“实秋最像一朵花,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?”好在冰心机智,莞尔一笑:“稍安勿躁,我还没有写完呢。”于是笔锋一转,继续

写道:

虽然是一朵鸡冠花,培植尚未成功,梁实秋仍须努力!

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 冰心

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,冰心对梁实秋的为人和才情是非常欣赏的,只是碍于众人的起哄才在结尾处开了一个玩笑,我内心甚至有这样一个孟浪的想法,是不是冰心喜欢梁实秋?近日读到学者韩石山的一篇小文《梁实秋与冰心》,发现原来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我一人。韩石山在文中这样写道:“1931年11月下旬,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,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,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之后,接下来说,‘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,我真应当常写作,假如你喜欢《我劝你》那种诗,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。’谁都知道,三十年代初,冰心已很少写诗了,偶尔写了一首,只要秋郎喜欢,她就可以接连写上一二十首。这是多大的动力。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国范儿? 周

◇佳节词话

吴 婷

文人与中秋

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。中秋夜,皓月当空,清辉照九州。古往今来,描写中秋的诗词文章,不胜枚举。

宋代词评家胡仔说过:“中秋词,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,余词尽废。”这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是宋神宗熙宁九年的中秋夜,苏轼客居密州时所作。词前小引:“丙辰仲秋,欢饮达旦,大醉。作此篇,兼怀子由。”从这可看出,这年中秋节,苏轼非常高兴,喝酒后思念起身处异乡的胞弟苏辙。词人对月酌酒,心潮起伏,随即思绪翩翩,写下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

词人丰富瑰丽的想象,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桃源美景,另外还唤醒了人们面对世事无常,应当珍惜当下的体悟。

第二年的中秋节,苏轼见到了胞弟苏辙,于是又写了《中秋月》“暮云收尽溢清寒,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

该诗记述了苏轼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,共赏秋月的乐事,同时也抒发了聚后又要分离的哀伤和感慨。很难想象,在这个月圆之夜,多年未见的兄弟二人该怎样相互诉衷肠?

相比苏轼与弟团聚的中秋节而言,唐代诗人杜甫的中秋节则无比凄冷。在《八月十五夜月二首》中,诗人如“转蓬”一般,遇风飞转,漂泊不定。诗句表达了诗人漂泊无依的羁旅生活里烦闷愁苦的情绪:“刁斗皆催晓,蟾蜍且自倾。张弓倚残魄,不独汉家营。”

诗人听到刁斗声响起,不由得想到戍边的士卒,以及战乱中背井离乡的劳苦大众。原本合家团圆的中秋节,杜甫却为了逃避战乱,独寄蜀中,实在悲伤凄凉。

现代作家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写道“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……北平人,从一人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。”北京中秋的习俗有祭月拜月,还有买卖兔儿爷的儿童玩具。“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,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——有大有小,都一样的漂亮工细,有的骑着老虎,有的坐着莲花,有的肩着剃头挑儿,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。”老舍笔下的中秋,节俗浓厚,别具风味。

文人笔下的中秋节,大都思乡念亲,拜月怀远;而现代散文家周作人对待中秋佳节,却有异于常人。在《中秋的月亮》一文中,他说:“我于赏月无甚趣味,赏雪赏雨也

是一样,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,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,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。” 周

◇煮酒论史

刘黎平

杨贵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



《王朝的女人:杨贵妃》剧照

前段热映电影《杨贵妃》,牵出了盛唐那段历史和情感,大部分细节还是符合历史的。

然而,对于研究历史而言,杨玉环得宠真的就靠颜值吗?非也,在那个美女如云、竞争激烈的年代,杨贵妃不想多一点还真不行,拼了颜值还得靠智商值、情商值。

魏晋隋唐都是讲究门第的年代,这项因素绝对摆在颜值之前,而且有时会把颜值摔出去好几条街。在考虑杨玉环“一朝选在君王侧”时,千万别被这个“一朝”的随机性、偶然性给欺骗了,你真的要想多一点,她被选中,还得谢谢杨氏先人。

她祖宗叫杨汪,没怎么有名,但是有地位,在隋朝是上柱国,具体职务是吏部尚书。隋朝脱胎于北周,北周脱胎于拓跋氏的北魏,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化政权,这个政权对军事首领的称呼就是“上柱国”。当然,轮到杨汪爷爷当上柱国的时候,手里没有兵了,但荣誉在。

因此,杨贵妃能来到唐玄宗面前,绝对不是“一朝”的问题,从杨汪那里就开始积累了。

隋朝灭,杨汪死,是被唐太宗杀掉的,也算是隋朝的忠烈了。杨家的男人继续奔走在生存发展的路上,玉环的父亲杨玄琰在成都当过官,后来也坐牢,死于狱中。杨汪对玉环的最大贡献就是,带她在四川住了一阵,据说那里的山水养人。

出身就这么定了,接下来是居住地址的问题,隔远了不行,够不着。爸爸死了,杨玉环被送到叔叔杨玄珪那里,杨玄珪住的城市是洛阳!洛阳是东都,很多时候,皇帝和皇室都住洛阳。

身份凑够了,地方凑近了,接着就是凑机会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,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结婚,凭着从高祖杨汪开始积累的贵族身份,杨玉环总算有资格接到一张婚礼请帖。这张请帖决定了杨玉环的一生,是安静地做个美女,还是轰轰烈烈地影响大唐王朝。因为在婚礼上,咸宜公主的弟弟,寿王李瑁,看中了杨玉环。

那一年,杨玉环才十六岁。杨玉环辗转到了李隆基跟前,接下来就靠颜值、撒娇就行?先瞧瞧三郎李隆基是个什么人物?别的不说,三郎擅长打击乐,尤其是羯鼓。这玩意是用桑树做的,箍上精铁,用棒槌敲打,声音千爽焦猎,如果是在高处,更是昂扬。知道《男儿当自强》吧,羯鼓就是适合配这种曲子的。

击打羯鼓,手法要求高,羯鼓纹丝不动,击鼓人的手却如同雨点般挥动,一声紧似一声,节奏迅猛得很。

李隆基玩羯鼓玩到什么地步呢?有一回,他问大唐中央乐团的王牌乐手、歌手李龟年:你练习羯鼓,敲断多少根棒槌?李龟年得意地回答:敲断若干根。李隆基笑了:你得努力,我练羯鼓,敲断的棒槌,能堆满几柜子。

李隆基是顶级敲打乐手,要跟 he 玩得

嗨,非得能跟上节奏才上。杨玉环也不是吃素的,她善于敲磬,就是一种石鼓,水平如何?据传在大唐王朝的中央乐团,挑不出一个能相比的。杨玉环的乐器是有讲究的,就是李商隐所说的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的那种玉。

因此,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结合,可以说是两位专业敲打乐文青的结合。

杨玉环的体态,历来公认为是丰满的,但她真的只是如此吗?对体型,杨玉环是花了心思的,是训练过的。

听说过胡旋舞吗?先来一段白居易的描写:“胡旋女,出康居。弦歌一声双袖举,回雪飘飘转蓬舞。左旋右转不知疲,千匝万周无已时。”康居,是中亚一带。这种舞蹈很炫。伴奏一响,就举起袖子起舞,紧接着,基本上就像打迷踪拳,只看见舞者像飞雪中的篷。据说,境界高的舞者,旋转得让人看不清她的脸和背。在中亚的壁画上,还能看到这种舞蹈,看上去似乎掂着脚尖,芭蕾舞一般。

杨玉环除了是个专业的打击乐手,还是个高明的舞者,她跳胡旋舞又是专业水准。

在唐朝做一个美女,也得专业,所谓靠脸可以吃饭,这在唐朝行不通。

史书说到杨贵妃,用了一句形容谋士的评语:“智算过人。”脑筋反映得就是要比一般人快。而且不是说剪一两缕香艳的头发可以解决的,在大的利益面前,需要果断的衡量,及时的舍得。

天宝十三年(754年),安史之乱的前一年,天下灾难不断,走了水灾来旱灾,走完地方走长安。某日,唐玄宗羯鼓也不敲,胡旋舞也不看,独自一人在城头上看雨,他在忧什么?这时候的杨贵妃该怎么处理?

杨玉环就是不一般,她找准了自己的角色,也找准了自己的姿态,很小清新地说:三郎,你要是忧愁天下的灾情,我愿意舍得衣物,来一次义卖,赈济天下百姓。做个有利于天下的高颜值者,杨贵妃不容易。 周

◇轻叩名门

朱晓剑

齐白石的“乡味”

1936年,齐白石入蜀旅行,在成都生活达半年之久,绘画、治印,其门人、书画家对他多有礼遇,真可谓是不亦快哉。齐白石不仅是画家,也对美食有研究。

时任《新新新闻》记者的邓穆卿老人回忆:有次,齐白石游春熙路,几个人交流很愉快。他对记者说,成都饮食,他是吃得惯的,不过,他是在乡里住的久的,喜好吃“乡味”,厨师弄的菜味浓又辛辣,有些加入些“味素”(味精)更不好吃,且不合养生之道。他很喜欢吃蔬菜,只放点盐,用水煮熟便是好食品。

很显然,虽然成都的饮食够丰富,但油大,不合齐白石的养生之道。在逛春熙路时,他如此这般一说,也就明白 he 作客异乡情,弄菜殊感不便,他要买汽炉,小铁锅,好自己烹饪。

这次逛街, he 先是看了“万利长”百货店的汽炉,索价每个十元多,钞价较上海高一倍以上,货又不好。又看了两家后,同 he 到“益大”商店,货色稍好,结果以六元八角钞购汽炉一个。想必这以后齐白石的饮食生活就接近了他所说的“乡味”。

在成都的生活看上去很丰富,但齐白石念念不忘的是“乡味”,那也不一定是湖南故乡的味道,而是清淡饮食,不奢华,吃的是蔬菜的原味,这或如 he 在一幅《白菜冬笋》题跋中写道:“曾文正公云:鸭汤煮萝卜白菜,远胜满汉筵席二十四味。余谓文正公此语犹有富贵气,不若冬笋炒白菜,不借 he 味,满汉筵席真不如也。”

如果说齐白石的“乡味”是原味的 he 话,大概也是说得通的吧。若从他笔下的白菜看,简单的几笔,颇见白菜的神韵,且常取标题“清白传家”,由此香港作家有书直接取名为“清白家风”,这真是得蔬菜的真味。 周